

那一日，巴斯特正好有點時間可以暫時從工作中抽身，正好先前備下的藥材全都齊全，他便想自己動手來熬煮一些變身水，雖然他跟克萊絲莉在麻瓜世界的對外模樣有經過事先變形而和平常不一樣，也非使用變身水變成的，而調製變身水對他來說亦不是難事，但剛好有這樣的空閒時間，他便打算拿變身水來打發下。

而當他依據記憶中的步驟完成第一階段調製時，藥水的顏色仍是非常完美，巴斯特正想從桌上取一些草蛉蟲來加入到魔藥中時，卻見到了個本不該在這出現的小小不速之客。

一隻小手在實心木桌上摸來摸去不知道在找些什麼，男人仔細一瞧，桌底下那個還相當稚嫩的紅棕髮孩子緊皺著眉，有些扭曲的面容旁輕輕滑下汗水，他努力撐著桌沿似乎想要爬上桌子，然而奈何身形太過矮小，這樣的動作顯得對他來說相當困難。

「阿歷，你在做什麼？」終於，巴斯特像是看夠了亞歷山大努力想攀爬卻徒勞的模樣，這樣開口問道。正在動作的男孩聞聲停了下來，辛苦的仰頭望著那個背光的黑色影子。

「Bash.....」紅棕髮的男孩用著軟糯的嗓音喊了聲對方的稱呼，巴斯特嘆了口氣，雙手環胸的沒有動作，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調製魔藥時不喜其他人在同一空間內，一方面是為了平心靜氣，一方面也是不想其他人打擾自己。

「我讓勞倫帶你出去。」邊說著男人邊轉頭就想呼喊自己的老管家，但令人意外的，他的褲管被一陣微弱的拉扯抽回他的注意力，巴斯特低頭一看，卻見到一雙目光緊盯著自己。

亞歷山大眨著跟他母親極其肖似的大眼睛，儘管顏色不同，但仍是相當相像，讓人再大的火氣也瞬間消了一半。

他不禁有點埋怨格莉塔把這孩子生得這麼好看了。

巴斯特蹲下身來與亞歷山大平視著，儘管神情有些無奈，但鋼藍色的眸底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寵溺，他故作麻煩的唉聲嘆氣猶豫了會，接著趁著眼前的孩子沒注意時，一把將對方抱起到自己胸前，邊用臉上的鬍子刮得亞歷山大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邊回到了大釜前。

他單手抱著亞歷山大，另隻手從桌上取了草蛉蟲粉末加入了大釜中，因為抱著對方現在只剩一隻手的巴斯特神情看起來顯得絲毫沒有感到不悅。

反正只用一隻手調製魔藥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

「僅只一次，下不為例。」

男人這樣對著亞歷山大告誡著，儘管這樣的話卻從未實現過。

而當他們剛完成第二階段的第一步而已，亞歷山大便已打了連連呵欠。

巴斯特抬頭望了眼老鐘，果然是到了這孩子固定的午睡時間了，他瞄了眼正在熬煮的大釜，雖然還要一段時間，但並不需要多久，畢竟捷諾維亞家的大釜總是使用最好的，調製魔藥所需的時間也硬生生遠比其他一般大釜還要短上不少。

他低聲喚了勞倫進來，那位總是做事穩妥的老管家一如往常那樣一見到巴斯特的眼神便已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他恭敬的朝著男人點了下頭，接著便目送巴斯特抱著已經開始打瞌睡的亞歷山大離開工作室。

「哎呀。」

當克萊絲莉剛結束和阿爾貝里希的約會回到家時，看到的便是眼前這番景象。

一隻身型巨大的黑豹趴臥在起居室鋼琴旁的地毯上，黑得發亮的毛髮柔軟滑順，而一個紅棕髮孩子正安穩地趴在那毛皮上熟睡著，均勻的吸呼起伏顯示著他正睡得極香，甚至連女子踩著高跟鞋的敲打聲都沒吵醒他。

克萊絲莉彷彿是對這樣的景色感到驚異，畢竟在她的印象中，巴斯特很少以化獸的形態出現，更別說是讓人直接躺在他身上熟睡了，甚至連克萊絲莉都從未獲得這樣的殊遇，她若是膽敢這樣她的兄長肯定首先會將她生生剝皮。

但隨即這樣的驚訝便被飽含捉弄的惡作劇心態取代，女子喚來了勞倫，便是要對方取來相機打算拍下這難得一見的畫面留作紀念，儘管老管家的臉上帶著猶豫的神情，但仍是將那台黑銀機身的徠卡送到克萊絲莉手上。

而被這一段微小騷動所吵醒的巴斯特睜開了他那雙與一般黑豹不同、全然鋼藍色的眸子瞪向自己妹妹，眼神明白地流露出「你敢拍就給我試試」的意味。

然而克萊絲莉怎會被這樣的恫嚇給嚇得停手，她笑得一臉不懷好意：「噢、Bro，你到現在還不了解我的性子嗎？」她難道是這樣輕易就被恐嚇所打動的人嗎？

伴隨著女子的笑意，一陣銀白色的閃光亮起，彷彿是將所有的事物一點也不剩的收入了她手上的那台小小相機中。